



戚少保

清洋一別此心搖搖若懸旌於蓬萊

神之

下矣送

者至丹陽卽知仲氏柳塘公大變南越夜郎相去萬

里幸先後解組可以塌荒丘壑而造物妬之若此不

能不令人致恨於缺陷世界也仲冬得肖甫司馬一

札是時猶在鎮惓惓以老丈爲念謂北門鎖鑰折衝

萬里非公不可托僕致意累百餘言昨得蹇中丞數

行亦具道邊事無可賴者惟賴公與譚襄敏公故所

築敵臺耳必不近捨魏尚遠思頗牧第聞黠虜轉驕

歲幣日益皆私取之部士月餉鶉衣鵠形一貧刺骨
卽巧婦如公能空鑄作飯否汪司馬近挾二仲與龍
徐二司理來高會數日杯酒豪翰間談大雅不置隨
憇金焦溯流攝山栖霞度暑僕恨未能從也邇來賴
庇頑健大兒場翼得周旋左右兩小者備名學官不
至落莫想公所欲聞者止止堂集序勉爾塞白殊不
足災木也雅貺拜嘉附有縞敬幸不罪鄙藝爲荷

荅周鴻臚

昨歲屢承教札深忉念存邇見次公佐無爲之報知

尊服已禫除書旦夕下矣廟廊搜剔巖穴僕之不肖
亦且竽濫而况明公與徇老皆具內聖外王之學術
者乎第僕衰病無狀且有心盟惟知鑿坯而已年來
爲筆硯所役忽忽成瘵已於新正誓斷之而黃解元
者以明公之教札來爲渠主父憲副公不朽計柰何
許之是僕不免誑語僞言也不許是二千里之匍匐與
明公之命皆委之草莽也殆將以此爲絕筆矣次公
計已之任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幸致聲告足不二
凌尚書汝成

舍姪孫行聊附一啓謝注存之感申契濶之懷實未
敢有所請益而大誨以混俗見許則豈貞所敢當所
謂動極思靜靜久則動念復生惟無動無靜而一歸
恬澹公兩語已是金丹妙訣第要察識喜動喜靜之
念原是客念一切刻去之於富貴繁華中提出本來
面目便是火宅蓮花若僅少欲知足減損穠豔分數
亦只是小歇泊法暫時行逕耳恐未可以言恬澹極
則也弟雖棄家塊處鹵莽銷日即便得芹曝滋味何
足爲慰弟弟蚤衰勸案牘入計時已露章乞骸茲所
請以微罪行耳歸後誅農訓子求不失四民職不至
迂愚如迺兄也非八骨肉至愛何以聞此

張助甫

自昨冬附使者致謝後不能再一通問訊雖曳尾途
中未嘗不作天際故人想第金庭玉闕相去萬里冥
鴻之翼猶且難之而足下念我間關一介六月長途
流金鑠石不辭暵死喘息間啟檄發行李况若清風
之投懷也齒頰餘生豈堪復與諸少年並進而橫爲
造物者所弄以有此補旋見憎口幸未爲冶城輕薄

擲揄耳林居之日吾不與易跌宕詞翰差不落莫亦
不顧足下相憐也虜會西牧正與足下所部相關磨
墨盾鼻飛組係單于頸固男子事然遠公有云願檀
越安穩彼亦無他老人厭事語然不敢不爲兄告也
愁霖再旬一望巨浸饘粥之產白如甌脫計無所復
之方賴麩生以解磊塊辱損俸卽付酒家可得百甌
却取白葡萄佐之耳子與一夕奄逝幾作一敖之餒
家弟爲經紀其喪始得歸僕粗復經紀其家且以七
八碑報泉下也家弟所領驛傳得逍遙滕王閣望西

山雨然失匡廬主人以此恨恨趙侍御乃能於跡外
相念耶幸爲致聲餘情具別紙不一

又

前所得秦中書及舍利白氈後欲通一問而不可得
王家馭視學大梁僅附數行不知其不作殷洪喬否
家弟每相對輒談及足下風度不減山季倫王平子
往往捧腹至云以一盃酒託老單于於股掌間十萬
胡騎遂巡解散不敢小睥睨誠壯之豔之然不免左
顧而唾恐獵心之起蒲團也造物者既借足下漁陽

復移之晉臬豈霸朝開府須張孟鐸爲宰分桑梓計
耶王明輔沾沾以得足下旦夕第劇稱閣中姬雅能
宗門語此是龍華會宿世根勿僅以蘇家朝雲例待
之可也仲歸後王家馭亦歸與元馭偶明輔矯矯玉
立王氏風流似非烏衣馬糞諸郎奉 璽紱弄筆硯
者可擬足下肯作一歌偉之否肖甫佐樞廷足下開
府縱復欲從赤松子萬戶侯印待二子而三勉旃強
飯自愛

又

前者黃經幕索一書爲報因附之尋有所補書五子
篇計已達矣單于解辦烽燧長偃正足輕裘緩帶時
耶乃不以一詩見憶何也上巳日吳明卿見過飲噉
如昔貌甚壯唯近詩小覺慮立耳尋盡出舊作見示
終自穩足弟已久斷筆硯緣不得不爲小破例作數
語之導也余德甫已於人日長往生世所不免且與
于鱗同甲子而多十四歲噉飯亦復何憾第所謂情
發去來置之未易耳張肖甫謂王明輔成一有髮莖
芻而足下振振麟趾却忘自己所饗之盛造物馮生

豈可於銖兩上較論弟始上乞骸疏不獲請乃復上
移疾疏兩日尚未覩邸報想亦當不異也區區不出
止是不負初念宰公以八座相啖亦不暇置方寸今
段紛紜乃爾國是將何所憑足下試味之以爲尚可
出否耶世事一切勘破獨身心二境尚未盡了了則
揮手入光明藏矣

又

春來聞南牀獠口狺狺及吾兄意極駭恨及覩與大
同胡君僅各一疏而疏辭亦不若彼二子之甚以爲

廟廊必有調劑不謂舛錯至此夫以文學材氣如兄
故當不爲絳灌所寬然何至併萬里金城而弁髦之
尋當數行詰肖甫肖甫亦甚爲兄扼腕欲於敘功疏
內擬移留京云曾與太原道之弟卽有數行致此公
矣想當不異也輦上君子亦尚有鷄肋我者已力辭
之太原及天水蓋老諄久廢托跡方外嬾癖成痼安
能低眉事言路少年此曹子於頭上安眼尻後着口
有何準繩足憑也欲馳一介造兄虛通侯舒蕙蕙之
懷而十年絕境外之交老馬盡僵無識途者而大教

復先之矣二詩宏麗精切如聆聲歎分俸之貺又似傷惠如何旬後家弟齎捧北上令一蒼頭附至宿州取宋道訪蔡致不腆之誠先此附謝不宣

又

歲杪懷人而足下遠使手問至舟中大快然是時僕已勤徵書矣而足下未知也家弟病矣而尚未有宅也春初而僕所露章乞骸者不獲請一念不堅遂成小草猶幸江山名勝帝城風物足以游目而抒吾之奇勒爲詩歌序記之類庶幾備金陵一稗史而閨

夏行季病者漸就遂成異物聞訃之頃肝膽寸斷自是哭泣無節飲食漸減心志皇惑形神沮喪又值比士之歲故鄉親友麇集加以秋令奇熱襪襪應客慰唁之札一一酬報而好事者復用文事見苦磨之甌窶汗邪而受積潦幾於此中浸殺蓋未幾而肖甫之訃又至矣骨肉知己如晨星漸踈計吾曹獨足下與明卿伯玉在耳僕長於足下七歲在世之日當不久何堪眼底有此零落業上疏乞骸旬日間得俞旨卽輕刀南下矣足下向誇擊鮮浮白左挾燕姬右擁

趙女於少年場極豪舉之致僕頗不以當心然家弟受閩博士家言矻矻不休以孽茲症歸而左繩右矩不免於死有閩頭陀者六十年不近女媵收斂若嬰兒寒暑一衲孤行人間前一夕立死矣足下計故非左但吾老不能從耳甘涼之間兵變訐起足下造國乎乃不借以一刀圭之寄而縱之摩摩乎竊所不解雖然弟亦非所以愛足下也久苦不得便而吳老去聊以奉候方司空喪尚未能吊之如何餘不次

荅馮方伯

僕自杌鑿世法縮足一團焦中朝暮圓覺黃庭數卷而已不敢復論天下事而自壬癸間乃有以相聞者然轉聞之轉不可解如明公天下才也毋論其他卽吾江左萑苻蜂起之後明公一下車而更束約募材武旌旗鼓吹肅然如李臨淮之將朔方諸盜魁皆鳥獸散去黔首得不廢耕鑿者誰力也三事在步武而力壅遏之必盡屈其揮霍一世之精神才略而歸之牢悵寂寞之地是遵何說哉昔者楊遵彥除趙彥深用識者謂將欲行千里而舍驥騄策蹇驢將無謂是

也雖然天逸明公以盛年而假以餘晷明公所靈承
之而爲垂世出世之業則大有待矣豚子素乏家教
偶爾猖狂一鳴謏薄非分但有慚懼獨叨從賢長君
後貞得借以脩通家之契於門下用爲慰耳拜貺過
渥飾獎過隆皆非所敢承特懼懼不恭之咎勉爾拜
嘉使還聊此附謝并布不腆之敬伏冀弘納

王大叅陽德

小僕從子念歸者得公手教嗣後山川阻脩彼此間
濶入春風雨連綿鬱鬱無好思偶得小晴從常博士

及族人都運詹錄汎小舫問併花使者以書及筐柑
至卽取分嘗之風味殊絕得不收藏至三月間更能
兒輩饒口恐不能待也舍弟在金陵當略寄一二石
軍有分甘帖可作兩家故事天吳峻伯與公同甥館
其子稼澄表表才士將過訪辛善遇之

寄敬美弟

與吾弟分袂時落日黃流離態滿眼而意殊穆然知
大道無係尊鱸可待耳抵闔則已街鼓動矣月色清
徹可鑿毛髮西風作寒膚粟驟起念吾弟旦暮馬蹄

間殊不易縱新豐斗酒可解勞終不若從兒女擁爐
煨榾柮也與元馭文讀疏辭幾淚下吾弟堅志若此
何患無成第出處之際貴於無蹟勉了轉事小慰三
秦豪傑望俟除目下拂衣歸臥尤自脫洒若移疾請
告一涉紛紜恐不無牽阻幸再酌之金生云刻江西
贈行詩文滿一卷書盡佳者聞亦携數種不訪毛仙
翁張氲先生故事也香靈芝已收得不知作何用可
於淨名室中供佛否關中諸賢墨跡爲我收一赫蹏
毋論小詩或竿尺皆得老翁作兒態由習氣未除故

也騏兒別時苦予針砭勤學脩行便是人倫人倫卽
道也

又

得吾弟書具審已履南康任匡廬在屋上彭蠡在屋
下深秋紅葉窮冬白雪嵯峨簫瑟不可名狀真仕境
之仙都息心之妙軌也旣吏牘稀簡民俗淳朴粗可
跌宕文史從容翰墨以順應之何必憧憧丘壑承所
評隲吾詩文二端之業大都士龍之好兄而詞藻豔
發要非清河所可幾及中間持論往往破的如所謂

離觀則邈若無聞輳泊則天然一色字險者韻必妥
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爲預設又所謂大能使
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
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雖言大
非吾所敢當要之自結撰以來未有造微極深至此
者記吾守尚書郎時稍一榻管得致語沾沾與吳下
昌穀差肩足矣何敢望獻吉然至讀獻吉文心則已
疑之又一時馳好若晉江毗陵二三君子有作每讀
竟輒不快者浹口以是盡黜世嗜劇心古則詞壇少

盟歷下牛耳當時亦未敢以齊楚之賦而歌少
天不愛年苟有所就庶幾二三子之末不恣恣
足矣若乃標赤幟挾玄珠必致之境期之千古
定論近出友于於其身親見之豈不快哉世無
才乏通方二語灼然惜不能浮三百大白賞此耳
喻本寧近觀其文筆矯矯吾弟宜厚集堅壻避其
舟濟河若於詩則以偏師待之而已其他固未假
齒頰也與胡郎論已前當刻置集末文未墜地必
賞音者因附荅大致云

又

所示千文書法圓熟秀爽非唐人不能題尾半行
歐陽率更恐不必爾率更聳肩露骨與此殊不類
卒在高宗初正儲宮時當時集聖教序者不聞避
字諱也但以唐人價耐之足矣題字在卷下有主
妄承華署字尤可喜又考此書爲李繫藏物中嘗
徐鉉騎省手焉知非竇泉所賦諸賢如裴行儉
庭輩耶

陳玉叔

山中自護其懶與世味踈濶乃獨明公篤念不忘且
以家阿敬臭味之故惠我好音侑以腆貺比之玄度
坐致諸侯之餉幸遇過之二酉園記何其神奇瑰麗
至此也覺我三弁寂寂矣然以我記當明公記略各
置几案間匪直神交亦足神遊矣僕所抄錄名園別
墅記賦敘之類殆三百篇詩可三千首尚未刪訂大
記一入便堪壓卷念欲付剞劂而裝未辦柰何荔枝
考博雅殊倫唯大序所謂相如賦上林而未及者似
小可商相如賦辭格標離支據史記曰荔枝政此果

也二序旣家弟爲之僕得無贅疣乎哉旣不卽焚君
苗研它委唯命使還聊附報言并伸不腆鑒存是懇

荅王明輔方伯

得仲冬書屈指垂三閱月而後達歎黃池之會不易
也日望公能罷夢乃談二監見凌狀令人竦然上黨
參爲天下冠公乃正得其力耶中年血氣不易復自
今而往願加保愛如襦如抱卵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乃佳耳草木金石之類病在則爲藥去病則復爲
病不足恃也弟捐家累入淨室來所同志者元馭學

士又二比丘無心有亦先師所度也頗曉諸部守木
又小足朝夕黃冠中欲得如公所云善友所不易耳
見示理欲之幾間不容髮似亦能自了惟游念乍起
乍燒亦姑任其起滅而已不與之較也奉去近草先
師傳一冊其成道始末及化跡俱在大抵能合三教
者始能出三界公第發信心咫尺便自陟降僕非誑
語者勉旃自愛鹿角霜膠少許其製法差精可自用
也藤姑豆豉種種皆禪悅味拜貺

荅沈箕仲

念與公執手祇園時可一紀所島樹樓榭差位曩昔
而公之文價突兀與易京之臺爭雄又能賈西省作
玉堂青瑣兩氣象獨僕客衰於鄭當時面皺於波斯
匿不免爲山色所吟耳目者承公按節茂苑深欲馳
一介相訊與元馭宗伯計之恐壞深山道人例踟躕
未果則候史以大幣手教至矣僕齒頰之餘人理道
盡以故易爲捶撻第比之廣額摩登負愧不淺世眼
睥睨固當公何自垂青焉豈四明狂客有故事耶休
沐後想朝夕於賢叔父嘉則作竹林醉幸爲我致聲
不憶少濬冲否此間屠青浦殊精進可念也

徐子與方伯

三日雨客小稀遂能草鸚鵡賦以語此鳥卽展翼歌
舞冠中五萱花盡登備極美俊促喚尤叟爲傳神書
此賦以貽足下如携過豫章與德甫用晦諸王孫共
和詠之此間亦當邀吳中名俊成此一段佳話也山
園書樓成潔不容唾悉徙諸書名畫古器凡之披覽
之餘焚香燕坐佐以清茗得二十年不作襤褸客足
死矣足下方被張君嗣苦見之爲撫掌一大咲也麗

人計亦當待行幸時念幻身無常觀不然樂天游虎
丘結語亦可暫充例耳阿敬聞已捧表而東故不復
爲寄音潘中丞及德甫用晦書幸卽致之德甫不能
無望中丞拂拭中丞長者然亦須慙愚差得強前兩
畫如不稱可發來成則以價轉付其人近又見伯起
有冷啟敬仙奕馬和之國風二圖却佳第恐直太昂
耳却上觀音一軸可送內子禮供是方便法門第一
品也餘物將微意不一

沈君典

僕向所以勸公暫出者非謂一出處足以了公平
生事正調物情洵洵不欲過示星異耳燕中報音悉
返大抵意自有爲非欲與道讎也借此一番剗口於
意已滿此曹子伎倆亦有盡僕與學士可保方丈蘿
薜地矣昔時錢王築衣錦城羅隱勸其樓堞皆內嚮
未幾而徐縮之變從中起僕所虞得無是耶今已絕
腥味不入口朝誦夕坐然不過於毛髮上作小觀耳
頂門針咽喉刃了不知所用也公何以教我弟乞
骸於入計時已有疏上今段固近决裂亦不至顯然

王鳳洲尺牘 卷二 四三
僕竊謂公雖不負泉石盟更須上一病疏微爲宛轉
且毋令學士作逋逃主念之兩兒子粗知行文辱公
見急附聞不一不一

許殿卿

得書滿紙皆肺腑語而筆跡非復成侯之舊嘗是用
伏生口授故事耶陳生云兄神觀小顏口履俱澁而
飲噉猶不衰此境本非佳要能一切空之更自受用
兄故嘗蒞趙州趙州老子百二十時光景故不異也
若白沙先生於世法中瀟灑故可耳未敢便以出世

許之聞賢郎能祿養兩孫渥注神僑歷塊可期僕賴
庇猶日傾鑿落噉不托三兒粗能讀父書獨于鱗墓
草十七青矣子駒復化異物遺孤雖襟裾學宮而蓬
蒿私室吾輩得無愧生趣之厚耶兄家玉潤國之瓌
寶甫登九列而見左時趨廻轅下漣然內有足下外
有于鱗千秋之業不可鼎峙而三耶寄聲勉之不一

荅戶部劉介徵

僕懶病自放雖掩耳名世交游中有傳賢金玉姓字
者雙鸞振羽自閩海而徊翔玉京不減孝標兄弟昨

雖得朱嘉定書恟况間猶疑其夢不意衡門碧苔破
長者之轍旣接大雅覺芳蘭葉人旋領緒言則屑金
紛吐昔人有云所見更勝所聞殆非虛也僕爾時困
河魚暫不覺極終以不能持久竟無由停孝廉船惘
惘終夕執事之留書復至矣僕何人敢妄擬韓忠獻
執事翩翩眉山長公也如同叔秋期見過尚能烹伏
雌炊新稻以待雖然幸毋語人謂病夫破鑿坏盟也
承謙光下詢以詩文所模楷畫馬者云天廐萬胥皆
吾師何必摸索曹韓遺跡也若龙材貴博則趙宋以

前名下定無虛士惟效取其神駿略其玄黃牝牡而
已雅貺種種拜嘉

周元孚

抱影熒然忽有天人謫墮劇語久之似於人趣天趣
俱盡街鼓初動酒闌長揖又似阿闕國一見更不見
耳洛陽少年卽無所持議猶捩絳灌眼鼻况復張膽
扼腕與之爭是非耶出處小事不足爲兄喋喋唯有
熟讀大易老子而已僕多生結習落雕蟲技中束髮
來卽於人口吻過活今作一焚誦頭陀尚恐不免唯

命而已長公見委詩序本非敢承讀薦先君子一
刻不覺矍然神位遽爾投簡既成讀之却是佛頭拋
糞將無以然報德耶一笑一笑新集沈雅有致已足
名家小有二可商聊爲拈出欲重連城之美比來
不欲沈思扇頭之作是衝口語不足汗兄懷袖也鄒
守龍倅二書其爲致之不一

鄒彥吉

自公觀還辱問遺詩教之愛僅一報答而已不復能
遺信相聞而葉茂長去家索數行先容想久已得達

當時記李獻吉一絕句黃州江比使君清赤壁山留
萬古名黃州小兒騎竹馬來時相送去時迎計公還
郡日此光景宛然亦無所措僕語每見黃人道公文
章政事之美冠絕一時風猷意度又當不減吾家會
稽父子令人歎賞赤壁時時鼎新不識雪堂定惠遺
跡亦可一表揚否周戶部想時得相聞適走价爲吳
明卿稱壽附二絕奉訊故當不如獻吉琅琅也去人
志弱幸爲遣一騎護之至興國爲荷初冬未寒加七
自愛

吳明卿

楊使君家屬行有不腆之啓幣及扇頭二詩討已徹
記室矣無何得楊君札津津善足下不置且欲爲盡
梓全集而以叙見委僕謂此君能爾足下可以朝夕
矣賢郎比益進業天縱足下以餘日縱橫藝苑當此
缺陷世界中不可不自快也僕比於山園構一樓頗
具清幽之致因盡徙諸書名畫古器以充之置榻其
間信手披覽雖米顛寶晉倪迂清閼恐不能遠相過
也時時有香茗美醞之類佐其倦間一縱步竹木垂

陰清溪白石畫猶油舫在在不乏

爲襍襍子所

撓然不爾造物小兒又相妬矣騏漸解杜門仲季風
氣亦日上阿敬前後遂舉五雄以語足下當一撫掌
若子與不能不眼赤也此君於季夏履任德甫用晦
差不落莫阿敬已有齋捧之役日下可相會餘不一

又

前使者至得吾兄手札及詩如自合浦還明月珠喜
慰之極粗於一律見其大都耳所謂心之精微言不
能盡江陵沒後宇宙間遂一翻覆全楚艱艱兄獨超

物外當時忌者安在哉弟一稿木耳嚮時不任毀今亦不任譽弟爲眼底應酬及筆硯所困終須被髮入深山或可了此一段未了也周弘禴戶部至云足下近謁太和歸錦囊所收富不訾能相寄示否肖甫瞻略遂不下郭汾陽助甫亦漸跣跋爲吾黨增色黎惟敬逝矣作夢記成兩日而遂委蛻大奇事也葉山人茂長奉謁便附數行先容山人人才氣磊磊恐足下門客先無此人得無又空北園厨料耶一笑

又

知吾兄至吳關爲群彥所挽謔浪杯酒縱橫翰墨令湖山一益生氣二令差不俗比之此間千石奚帝霄壤前所遣蒼頭想已奉仙舟入雪矣每念二十五年之別合并旬日談咲差足相快然至別後忽忽如夢却又恨春夢之不長也分韻三章勉已塞白又得謁墓一首久不復問工拙矣行父復致前幣不欲再返侯齊安王生後便當一脩縞紵之敬也并仲美俱煩致聲彭生事已悉吳子輩惡心腸乃爾何以面足下使孝標在茲時不知作何語也姑緩之必有以處西

望楚雲心寸寸折不備

石拱辰司馬

前時劉長洲人去有報札計已達記室矣道體益
健勝麟兒襁中應自斬然頭角繩繩之喜入熊羆夢
者此非其時耶台鼎易鉉名爲賢喆彙征而殊有不
盡然者偶從邸報見一御史忘其名所上疏以直臣
未有爲說差強人意記僕在罔寺時江陵雖文深尚
猶表表不謂晚途狼狽至此蓋誘之者使昏激之者
使伎語有之不伎不求何用不減又云涓涓不塞

成江河豈欺我也弟入茅廬來絕無所證祇於閭中
勘得身世皆幻春仲一病荏苒幾殆亦遂任之幸而
自活家弟歸旦夕相煦沫差足相老間爲世道念須
公與元馭出磨洗乾坤一遍毋論元馭草土即輦上
君子肯許展公十指否此語近亦似伏櫪老驥不知
兩鈍足已賣作僧廬長住物也一笑一笑長洲應召
便附此不一不一

侯舜舉方伯

昨張生歸草草贊數言爲報未旣所吐未嘉山海之

勝見謝監詩爲東南冠而門下方握詞壇牛耳九合之餘倦而息焉以與二三勝達跌宕文酒以此上酌天公何快如之僕亦有一圃足暢邑當孔道爲客所踴無復生趣今蠖竄一團焦尚復跡之不已旦夕唯有緇衫行滕耳客之佳者曰曹子念其人負奇氣工爲文詞雖鬚髯戟張如傖父與之談則醍醐也渠游貴郡爲報王大叅陽德知已然其意以不登鴈宕不謁二谷公是世界缺陷事唯門下進之初夏未熟加飯自愛

余德甫

晨報衙而楊中丞之使趨庭謂必有足下書迫知之不得而家人自吳中來者有足下詩札則自西而東又復西而北且五千里矣足下服除忽已三改火耶屈指吾黨十餘人其不走長安塵者卽卧夜臺耳獨足下矐於山澤片語一事皆帶烟霞氣真令人艷羨第所覩右文之朝乃寥寥無足下跡則不可華子師賈豎耳當拜公日尚推管幼安吾儕亦安能自憇用晦之念足下深矣卽僕與子與不啻也子與方憂臺

使者而薦疏佳甚明卿亦有內補耗想足下欲聞之
扇頭一詩寓懷并新刻薄物希麾置之春寒加餐自
愛

又

家弟歸自覲得足下貺書宛然如奉顏色又亟稱足
下林居闔門養性偶一入城若威鳳棲園相驚指以
爲希有之瑞亦何必減李元禮陶元亮自干鱗長逝
忽已十載當時雖爾惋痛亦不至神傷以此子業就
足死故也嘗中哭子與還輒忽忽自失念人生有盡

行且及之每爲人作誌銘投筆長嘆丈夫何至與地
下結緣也春來忽若有警於一切無明造作種種悉
擬放下似亦得五六分力矣念足下泊成性素自
近之輒用此味分獻不審肯領略否近作數章在用
晦處足下可取觀偶目病而能書者少故也亦覺微
露消息念之念之餘不具

趙汝師

每得公教札輒喜而不寐精進若此何所不詣弟自
誤作生計者三十餘年臨要緊時一句喚不來一字

用不着非唯喚不來用不着覺驅遣之尤難瞿生宗門之學甚精第恐更爲宗門所牽將草鞋空踏破耳渠必欲往江西大抵江西三處壇場羅稍大胡似高李似實然不過宗門餘派耳今以儒道蓋之未免遮掩補湊不爲朗著故於此子行不勸亦不阻俟勘破後返照此心恢恢故自有餘地也弟尚未曾描寫上大人將來或得小小實用譬之饑渴時簞食壺漿耳食前方丈恐却有不堪入口者如何所喻乃宇宙間盛事亦是宇宙間新聞但默識之異時自見不足動無益事也

又

公方寸五嶽也虞卿子無以應命弟於子書原不曾購求止是憑鬻書人見貽故耳公亦不必勞神作此無益事也

城隅分袂河嶽方寸歸昇軌兀間悔夜談之凶莽差勝元馭宗伯耳宗伯歸與述兄饑渴意渠亦惘惘不勝計於書尺自悉之威鳳神虬世所景慕片語出口卽爲月旦小爾舉趾便作模楷然在末法中亦有捩人眼鼻者納汙藏垢醞智養勇以期可久可大賢者

當自饒之聊致莫助之愛而已拙文塞白意故未已
更成一排律并贈吳太史其一牘及扇補附吳者幸
爲致之君典良友已矣向見兄談丁丑事令人骨騰
而屠令狀所不詳知別有紀錄倘付待史發下可據
而表其隧也嚮晤徐給事甚佳燕中故人如王師竹
太史魏懋權博士相見通爲致聲他有問及者第云
名教外一長物老諄自廢何足挂齒長途向暄善自
消息不一不一

王胤昌

下走負跣馳之性乏鄉曲之譽旣不能曲意以事諸
言路貴人又不能蚤自引退以來茲憎口執政見憐
不褫其服俾存一綫需次鄉井爲願滿矣爲分足矣
海內士大夫卽不以媚白簡而無下石則有之未有
能見惜者也卽見惜者有之未有能排狂瀾樹赤幟
爲下走一鳴不平者也毋論他人不能卽下走亦不
能也何者搏飯旣窺明潔非易與嫂並處表介寔難
且令下流之士嘵嘵自洗人不寘之不聽則以爲不
自量作復出地而已誠不意廟廊之上持天下萬世

是非之柄如執事者而為我致辨也執事之文天下萬世誦之執事所持是非之柄天下萬世信之凡下走所欲言者執事已言之而又何足寘筆舌也雖然執事知已也知已而不為盡誰當盡者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下走硜硜一介之操亦未易述也當嚴氏炙手時其意亦以為僕足羅者蓋數近而數遠之終不能羅我而會故人楊仲芳當論報密使人告急且有托孤之語是時家君方躑躅邊寄念欲顯救之則不敢陰為之則不能而座主王太常稱嚴氏客亟往與

謀因為隱以諷之而不見聽尋仲芳受禍之次日隻鷄斗酒飲泣致奠稍損橐裝津遣發弱嚴氏後微聞之意不樂然僅令銓曹勿與司鐸而已至大計吏尚未議逐也又二年而先君以疆場之議見讒又二年而先君以疆場之事見禍此為下走激也者抑非激也激則下走尚不能稱人何論一官哉奉諱之際搏踊絕食自分必死偶不死耳歸侍老母撫弱弟以處苦塊至於禫服不茹葷不入內不踰喪幕此鄉黨三尺童子所知者當是時自謂戴盆何以望天故雖公

王鳳洲尺牘卷二 五十三
除之後葛巾布袍苴履陶器自吊喪問疾之外不敢
預一切慶賀禮不敢領公府尺帛不敢與宴會何況
音樂晨起輒讀佛書以果歸因用空滅現稍足自支
至於養生之書亦絕不置覽明非本趣也磊塊之極
不能不付之酒取其沈昏毋所知覺而已欵宵中飲
當自有人第非下走耳下走之廢棄者十年然國家
之所僂辱嚴氏既稍足當而先君用伏闕之章見雪
復還故官得從改葬柰何責下走以讐國也下走固
不敢爲矯矯然自弱冠登朝絕不覩狎邪面家守先

訓大小千指無一曉音律者年近三十無子先君爲
置二媵連舉三子其媵一死一存存者亦且老矣唯
生平好諸書名畫古墳典之類卽廢箸鬻衣有所不
顧近置一圃頗有泉石臺榭花竹之類足以驅遣餘
日卽使其人舉以督過下走不能從也夫人各行見
而已其所以毛摘下走則非其責下走以出處則何
敢盡廢下走豈嚇腐鼠戀戀一官者往時所以不能
堅鑿坏之節有二其一 天子雪先君而後用下走
且一時公卿故人所從史誼不敢已諾而自遂其二

則欲有所效於先君未已也然令下走服官僕僕刀
筆於朝事民瘼小見寸補則猶可勉而就寢食不然
而令之佩玉衣錦夷猶夏旃之表鳴騶坐輿偃蹇吏
民之上人雖不言能不內媿於志乎虞仲翔有云死
以青繩爲吊客卽一人知我者不恨今有執事一人
在夫復何言自今而往已矣靡所不杜口矣舍弟行
聊此附聞并往拙刻請正緣方刪易未爲成書秋未
當別上一部也清朝簪筆映照遠邇加餐自愛倘因
北風復惠德音

業以擲身方外七尺團焦作夜郎王國青雲故人
能在臆獨我公大雅醉心之久間一二怍怍憧憧
而里人金生歸稱與公比鄰得數奉教云公且用使
事於春仲渡江訪仙跡因而過我無何曾將軍至其
言亦合審爾則雲窩蒼苔甘心破長者轍矣老僧縱
得半月忙無不可將軍鬢髮渥顏猶能開五石弧雖
舌底蓮花縱橫而語及經世鼻息嗒然不能無動意
第才大非世人所能用也僕生平不曉談兵雕蟲之

五鳳洲尺牘 卷二 三五
枝乃是多生業障填人齒牙未滿今方掩耳之不暇
而將軍必欲飾蛾眉於混沌使之倚門可笑亦可畏
也將軍誠感公重公高誼薄雲天厚德聞宇宙幸解
我二人縛放之清冷豈不快哉時事轉眼倏忽萬變
不知者以爲變知者以爲常耳計當不滿大智識一
笑也獻歲加餐自愛

李本寧參政

秋初貴鄉人有携尊公尺牘先容者蓋五載前筆耳
爲泫然久之而以閉門謝客爲盡副其意却附一札

報公一薌一縑薦尊公几不知其無浮沉否也地下
之托卽以賢橋梓肺腑所素照且不忍以不文辭而
况重之諸公子無已之孝思乎哉第所虞者楚材如
鄧林人操椽管而隧上下石俱以屬人口中物如愚
昆季則不能無正德時康李隙耳念欲返使者而使
者堅其請謂且迫堊強浣故研從人乞殘筆墨而了
此終恐不能無負至意也所貺雙杯盃盃緣從梵綱木
義斷酒以故輒附壁敬拜三繩之辱鄉帛將遠意長
鬚碌碌樵汲無可使者亮而置之不一不一

又

水行三千里去家七週月而訪我舟中僅八日而別
別時亦不覺異別後忽忽如失且桂魄轉瑩令人益
思叔度舟中山池不能百畝昨秋得汪伯玉張肖甫
胡元瑞春時得吳明卿最後得足下與來不疑而汪
仲淹凡兩與焉僕所以報山靈者亦不薄獨諸賢尚
默默金玉爾音以此世界小缺陷耳見屬一序二七
言律於寢處覓之及寫九襲紙四清江紙十羅文
紙指節盡痛而無益於足下徒疥壁而已日苦酒食

徵逐復有官中事一過重九則有被髮入山不復能
顧妻子足下青年鼎貴天縱以才出則衣被一世處
則映帶千古綽有餘地第羊腸詰曲狹口狎牙埋光
鏟鏘以埃蒙氣之豁可也蚌珠勿剖時至自吐公家
猶龍公亦不廢子孫唯戒臨敵輕喪吾寶敢以此薦
足下勉旃加餐自愛

荅龍君善

劉將軍至復得所惠手教及扇頭諸篇把翫不忍釋
手永嘉故饒山水絃誦多暇不妨游展以一觴一詠

消之大足生活劉將軍沾沾得奉足下末席自詫生
平希絕之遇未嘉東道主若陽德大叅園林供張聲
伎事事不乏所乏者百觚量耳足下但對之獨酌亦
無妨僕荏苒忽及滿考意得至春明門與諸公酌酢
忘其小草爲岩棲如伯玉遷客如足下輩一小吐氣
而行抵淮陽輒有南司寇之報返棹南矣歸哭亡弟
撫病妻按行舟中陂池皆龜坼舍家見訟歲絮不已
都不知有生人之樂且未免以官曹爲逋藪數月間
更決歸計也足下幸自寬六月暫息扶搖非遠加餐

爲故人慰不一

屠長卿

得手教滿紙具見精進至意足下上有老親縱不能
具三釜供旦夕五斗足分差勝菽水一行棄官世法
薄惡誰爲相念者且神君坐堂皇鳥雀晝下浮雲卷
舒悠然自得何異深山道士輕徭省荒贍貧理冤種
種皆太上功德何似作旁觀人僕雖具一片心無絲
吐口足下但守先師戒勿正勿忘勿助一切愛憎煩
惱以外境待之毋預靈臺事五載當自有奇證也爾

時或可了夙諾但恐濃豔中更成壽者相不若干今
易作衆生相耳僕向衰之景未盡而却非關果勇獨
居殊自足快不知究竟何如足下云欲見訪若八騶
傳呼不免學泄柳干木如以一蒼頭至者僕雖不及
遠公安忍拒彭澤今不援虎溪故事也隔水禪堂成
尤可憩昨徐彭二子爲元馭挾過破例見之舍親王
茂才索一札先容不知曾贄行卷否先師傳更無可
議幸其意亦然無妨紙貴也

又

每讀足下由拳集見與馮開之書輒媿媿不置私竊
恠咤以爲何物馮郎乃能傾倒足下尋得足下所致
開之尺牘誦之令人口吻習習吐五色氣如夜行鄴
杜間遇躡劍御風客亡論爲仙爲俠要不作人間人
非足下當之旗亂轍靡矣僕中間所最愛者七月一
書於放逸中出精理其他叙事殊藻雅有思不知他
文定何如當亦不落夾也此君材高信如足下言能
幡然者異日不妨散僧入聖不然恐墮謝康樂道不
得過白蓮池一步也又足下與君典書皆似爲此君

先容謁元馭直塘者而竟不至得非中流言謂元馭
督過之深耶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大可嘆也別
紙縷縷縱微足下辨亦能信此事第僕旣面壁不復
耳世口又不獲口世耳如何如何抑開之牘中有云
信子之心行子之事任子之命敢借以爲獻沈嘉則
豈亦有桓征西勢耶乃能籠罩足下與開之若鷲雛
何也將無夙世緣耶此語莫使聞之

又

月來不見公竿牘一見之覺九咽中作甘露酒爽不

可言僕雖已捐家累入觀夙興糲食僅能作一焚脩
人三庭沈沈未有覓鑰處先師示慰亦爲倦馬顧秣
加一鞭耳非遽有所印證也諭及使人愧汗公何時
能一見過元馭丈好種植不下蘇長公環流花竹滄
鬱峭蒨此間外境殊可觀近從續高僧傳得鸞大師
遺跡兼他所攷據又得二三事輒倣傳體以一記最
之垂脫稿矣元馭丈刻公傳將完却并上也公才太
高誠於淡之一字加力應世出世何所不可田叔九
絕句甚佳嚮熟其人落落穆穆故此中物也

又

學士方苦可魚檢彙得宋人山水花鳥兩巨冊相與
被閱甫足下詩卷至盡讀之稱快不已一日而
獲兩鉅麗觀學士遂忘如偃成一大笑此何必減陳
琳頭風檄也學士謂足下晨理十萬家訟賦發百函
續如劉南昌夜燃青藜油七晷如劉中壘何物白駒
假足下春容篇什也上不虞真宰嫉下不虞丹元君
訴乎僕謂不然春萌夏敷必須東君發舒一遍然後
秋水涸天根見不爾於萬寶告成時能無更吐頽萼

也足下雕績滿眼中亭亭初日芙蓉雖極精思出之
自然異時采風當入葦珠宮樂府何虞也言路君子
本以學士作奇貨鬻之不售徒自下阿鼻種耳佛言
無諍儒者不辨學士庶幾近之如僕則黥劓人作過
卽論鬼薪何礙所畏外魔易閉內魔難剗耳足下有
皇甫威明恨何必爾世寧不曉西州豪傑正謂度遼
少替人也一笑嘉則昨在吳閫有數行相聞擲來高
僧諸傳法藏碎金俱領訖不一不一

又

足下書至之三日而君典蒼頭亦至矣所叙致與足
下報同此入雖秘書郎與奉朝請何異必不振人眼
鼻祇緣敬亭一片石爲月旦所依故讒口易生一踏
金明池此曹唇吻立解矣張郎故雅好文慕古亦自
過庭之際窺得之足下除日至未耶如至者何以趣
舍人裝開之常爲念之開之又云足下易於感恩僕
謂不至是所憂足下輕於推腹耳此君得丙夜促膝
談使人都忘口戒遂成疊疊大抵阿蘭那人也人我
相俱已輕但不宜諉菩薩行耳京口之變物情洶洶

幸有李使君足仗李於此處頗作小陰德恐足下要
聞之

又

前者吾兄使使相別卽馳一介將不腆之書幣於吳
闔而僊艦已發矣旋以付使者知當不浮沈也舍靖
以來吉凶之札不能出一城外而姓名猶籍翹材館
以故長安故人雖至懿密如兄者亦不敢一通問得
手誨娓娓如面所云名根洗削且盡欲根不易除此
是體驗真至語僕何所置喙弟兄於欲素泊澹或是

年力方壯觸境偶發不能自禁稍裁之當自弭戢耳
名根却恐未易除賈生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夫狗
名之過烈士所不免乃知其中人深也無所觸則潛
伏而不之見有所觸則馳驚而不自覺吾儕日日受
役名中意未之覺耳兄再從容體驗之如何僕昨春
一病幾委頓幸而不死爲子弟強小脯修差得復念
百事可解而雕蟲之業政與名媾其累心重而耗精
血不淺以故新正於大士前焚香誓斷之然宿諾尚
擾擾未盡靜也留尹竿及乃是廟堂搜宿物見而憐

之耳此念已於庚辰歲首煉過必不至復動乞骸疏
上兄可爲我一緩頰得早賜覆罷含菽飲水有餘榮
矣區區此時此身如寒號鳥逼歲無一羽可採放之
自活不逾於在網羅耶春暖加餐自愛

又

僕自重九日辭曇靖移止鄉落環堵叢棘耳目無所
覩聞而元馭先生與家弟言足下遘妻非問得之何
自何自簡不肯荅但云咄咄恠事而已夫豺狼之搏
欲飽其嗜螻虺之齧欲洩其毒此二者於彼無一言

譬之獠犬驟風嬰之者傷犬亦垂斃東教以爲偶然
西竺表其夙障自可彼此無惡同歸解脫足下鉛槧
之業千載垂就如欲息而成之真宰所借日中未昃
脫欲奉仙師之遺訓則足下自稱不能晦跡游道太
廣虛名累身造物所忌便是實際語今幸爲足下鏟
去之消搖寂寞一絲不掛柳州有二云祝融回祿之相
吾子味哉言也間與家弟語文士一段豪氣在頂上
似尚未散卽不能爲足下投說有鼻寧不有子美子
瞻故事可以收桑榆之用耶僕亦似多此一見蹇使
沂自愛不一

喻邦相

子念歸殊能談彼中吏民口碑且得公數行以爲慰
未幾而皂衣至出公見念之詩誦之與元馭學士相
對爽然慨知已之不易也始學士見強草傳寔慮傳
聞異辭轉有諾臯虞初之誣耳少所見多所惟不意
遂以爲口實也第言路諸君子自有爲一時捉鷄不

着爾區區已辦行滕草履百補衲作囚竄計幸而
聖恩見寬得仍事香火舊猶啖少乾腊魚脯今盡屏
之一木棉布袍足體於公所貺輕羅薰肘不過屬厭
兒輩而已唯是真氣不足禦外侮神明逸所謂山中
寒寂聊以養和者然夜舉不能五六酌名醞二詭手
自啟閉足了一冬事矣环謝环謝家弟發疏即歸今
抵家已十日此子故少欲知足挂冠一念爲匡廬小
淹邇者紛紛政自贊其果决今便課兒輩讀書老農
老圃活計不乏不至乃兒之愚且誕也公幸毋過憂

杜詩扇頭將意不足仰酌并薄物侑緘不一

陳憲副于韶

公旣標英百祀僕亦不至腐草藝苑之嗜各自束髮
蘭臭石堅其人往往同之而中外出處若巧相避者
非巴中一鯉將遂成缺陷世界矣諸體種種臻妙大
抵氣完識完學完以故無所不有亦無所不暢令人
心醉公云三十年前燕中亦相接今亦都忘之意公
嘗是虬髯虎觀白哲偉男子而眉宇間秀色不可掩
又不作儻態其文不獲見意亦當如三峨插天長江

下瀉千里百折不溢不撓第皆以詩測得之不知此
生有見理否拙序便是穠糝之道所貽二律崢嶸閃
爍乃不懼大巫而遽和春雪俱可笑事今年束筆硯
小閣爲公興發遂爾破戒具草念覆瓿是公鄉人子
雲故事恐不免耳張肖甫嘗亟稱公此子廓大落穆
故當作貴人廊廟忌之小奪其目不朽大業能無讓
公一籌耶叙公詩者丘謙之張羽王僕嘗識之偃蹇
淪落鄰死而已以此知詞人尚陽九也公所別寓八
近體感慨之致幾於八哀始不止華陽文獻中有甘
不一

陳提學

征甫者僕老同年記其遊大嶽桂冠碧霞祠而返謂
能脫屣浮榮重內輕外且享松喬之祉而竟不及中
壽耶如何如何雅幣拜貺外新刻四種并一扇將侑
不一
昨忽聞文旆已抵家當是上請告疏矣 聖政維新
公業不憂內顧茲時邛崃坂非迴馭地也邇來玉峯
婁水何必減箕穎令人神王先此奉訊容嗣悉不備

魏司勳懋權

日與王使君以大魁期足下及小錄名氏到令人意
與都盡使君欲邀足下過吳中以佳山水相暢卽僕
執爰藝苑兒輩負笈經場亦何必遽叩木天讀中秘
書也足下第來金薤玉鱗釀露采芳蓋不特邾莒之
餐而已董生亦復可相攜否賢兄先獲儁甚佳毋論
異日仲之所得與伯季孰多有沂公淳安義相待也
王使君誠足稱知己足下丹成此其外護一笑不悉
魏考功懋忠

不心卮人卮語豈足以爲尊公老先生重而年來厭
勸筆研修辭之不能卽有所撰述疥壁而已吾丈乃
鄭重獎飾徒使人有愧汗耳李先生之爲其尊人乞
言其意猶吾丈也僕之欲有效於李先生亦猶欲效
於吾丈也伎倆盡此而止則如之何鄒先生南矣諸
賢一時聚金陵是極精采事第胸中不可著此意亦
不可使人豔此跡僕雖杜門一凡夫也旣不敢妄希
出世又不慕長生所恨心境擾擾不能瑩徹耳名者
道之累汨沒此中四十年晚始知畏之然畏之亦非
也併所謂畏者忘之或庶幾耳李使便附此环重环

重

詹東園

昨見除目不任欣慰金陵帝王州玉堂神仙府而老
兄以一廣文超爲其寮總擘三山之名勝追挹六代
之風流其快當何如僕一壑自放與世末殺昨秋偶
有小遘得支吾殘日不至潦倒然去大道益遠矣辱
損餉桃盃二片不必果西池物仰佩至意深於方朔
公精誠發於夢寐以有新詩僕故不能作太傅東山
之樂亦不至如少陵西蜀之苦第不知伯玉又當如
何耳詞翰轉益精嫩使人不忍釋手醉茶軒名甚新
警作歌却甚難連日以水災爲桑梓作說密種穢奔
走揮汗賦此極不愜意不曉是文通才盡也薄物不
足酌來美聊見侑耳餘不具

楊襄陽

執事行竊謂除目只在旬日內方擬治一杯於花徑
祇候而蹉跎遂成數月別野人不能問世事但爾時
遷除大有不可解者達士大觀正當不滿一笑耳與
國士民似饒餘福明卿尤覺緣勝想嘗於真宰前祝

留公張羽王落魄可憫金陵之行或足少暢鬱悒第
一觴一咏間不無又樹矛戟如何如何僕近爲瘧鬼
所侮侵淫不已幾遂委頓然自此萬念俱掃盡旦夕
作有髮頭陀矣使旋附此不一秋氣向深加餐自愛

歐楨伯

久不聞問寤寐勞思傳兩制之擢執事懸待而除目
尚爾寂寂豈國子先生未成進學解乎梁舍人來得
惟敬書知旦夕北首愁未辦裝耳僕老此山鎮粗飯
自醪翰墨自寬了不知其薪之積也春來作夢無非

故國遂與春明門絕矣舍人便聊附此貴僚吳君者
材甚高步武臺垣而出倅遠郡其說可得聞乎餘不
具

又

雖甚念足下而不能作金陵問亦以鑿坏之人與世
未殺者例固如是耳適劉計部一札來云足下已請
告旦夕當發此何必減二蔬卽少賜金何害蔬食水
飲哉都門供帳嘖嘖填道第不如鍾山一月秋色寓
無聲之情獨至耳惟敬雖厭世足下遽歸文星之在

百粵分者欲移當復停五羊頓不落莫矣金陵將無
復人如何欲作一詩贈足下而劉氏人去迫且年來
有苦吟或以是且止然終亦不敢負也昨戚少保去
曾托致惟敬莫文一章又托訪求岑紹興遺詩文鄙
意欲梓而行之生平不受人恩特此君一剡出意外
小欲報之地下足下會少保幸從臾焉山中白雲不
待分供彼此共之自愛自愛

寄瞿汝立

聞已束裝將西首矣白葛黃縑充衣鉢費謹懸拂子

俟公一口吸盡西江水當借餘潤漱肺腑也

答張羽王

昨楊大夫行時偶患眼疾不能事筆札而大夫自意
遷可以無入境且云足下亦旦夕除目下矣以故不
及草報書然亦野人懶慢常習足下何督過之深也
扇頭新作令人悅焉如覲七年前面西征注文極爾
雅便覺鄜道元江文通爲贅知復沿檄金陵稍與其
山水人物相接差足舒吐每讀柳河東集歎其所負
挾纍甚大而謫止司馬移地止柳州其鬱悒憂懣之

極至有不可以爲生者足下之不遇過河東何啻倍
蓰然而無一字半語之怨何也人之度量大小相去
遠矣僕已授家兒輩束身入茅舍不將一物自隨覺
胸次湛然尚能成一詩書扇頭奉贈自此焚棄筆
硯矣

荅王龍溪

自辛未夏獲一奉顏色於今七改歲朔矣每見張守
君道翁飲食步履耳目之用不少衰方在仰羨以爲
錢塘一衣帶水懶廢自阻無由侍几杖而聆德音忽

拜大誨及新刻數種捧誦之餘不勝感服此道理在
孔門若五百白牛乳陽明先生於內點出醍醐然服
之既久仍以爲酪自翁再一點破使人咽喉間作甘
露快世人不問羅什之啖針而槩疑其有室無恠宣
律師未曉三車菩薩地位也守君甚念翁春和一命
扁舟游吳中諸山水觀萬物一體之妙且今後進有
所啟發何如餘不具

應黃州在明

招提握手垂三十年萍梗江湖無復理值然至西曹

借軀緩頰以爲赴義者其在耳目間猶信宿也公治
郡一不稱時趣卽脫屣之因山爲林時藥釀酒隱然
仲長樂志之風比之柴桑殊不寒儉聞賢器復繼武
更足慰目前僕自廢蓼莪一丘一壑蝸涎足潤而誓
墓不堅覩顏強出身在人手名在人口如墮苦海無
復出期庚辰以來始能痛割去之生平嗜翫不挂一
絲誦白馬之遺編紬玄牝之秘旨長齋六時識悔宿
慚以此了餘生粗覺具少味耳恨無能分供也教授
俞先生自詭與公莫逆因其歸聊爾附候并有所刻
兩藏經典數種呈覽不一

曾長洲

承損餉新茗領訖論及出處具見超脫僕嘗與陳雨
亭銀臺言有應跡而無住心則居士之與宰官何別
但庚辰初念不可負耳刑侍御長者故不惜爲一傾
倒然未嘗爲擊唾壺何由窺我千里也黃圖解元再
相會否亦有所告否大抵吳民易感亦易怨士大夫
易譽亦易毀惟信我之不可奪者餘則採物情而酌
之可也未世斷斷避嫌之事賢者爲之矣

吳詹簿

入雲中哭故人幾失公幸免題鳳一作羅浮夢然至
侵晨出候則仙舟已發矣悵仰間更辱報謝九畹道
人與玉版師皆陽羨山中高品屈作弁園供辱矣輒
以東海三醉胃相報尤辱也或公拍浮酒舫時更以
爲佳耳腕瘡草草極不恭亮之

又

衝寒抵陽羨遂造玄亭忽忽如夢聲伎供張之盛都
已忘之唯孟公高情與叔夜酒態依然可想耳新構

一軒枕白蓮池頗幽潔得公所惠竹林竹墩置其中
佳客至可坐八人更以公詭中菇佐酒便增一段瀟
湘色小簾朱簾此間故不乏也像贊幾作篋笥物檢
出并二扇汗訖奉上殊不足錄所命振始堂記堂在
何園園何地何名中何亭館卉樹竹石以何年他屬
以何年歸幸一賜示庶筆底縱橫且不落寞也餘不
具

文子駢

應門者至團焦出公刺驚喚小籃舫竭蹶抵河口則

仙艦在縹緲間矣無威明之疾而有季長之慢如何
可解家弟言公遂焚牒不出昔陶公去彭澤猶以束
帶見督郵故今河南雄郡也同守貴是督郵以上官
何所感而飄然棄之令人想見千載箕穎間色公如
有意和歸去來乎請具子墨客卿以俟間與家弟言
元待詔公在玉京當拍手歎呼佳兒或博士先生鼻
息不能無小嘖然耳一笑

劉子威

昨歲杪得張幼于一札來云公猝中末疾不良於行

已復得一札云有起色矣已又聞之人曰平矣故不
敢通訊問以瀆閣者而私心之爲憂爲疑爲愈則亦
三也乃樂天和尙至則於錫頭得手教滿紙公之念
我薦矣九月邁喻少君與受靜坐訣三日而真氣動
不着意想而法門所稱開關交脉者畧盡得之周身
台遍今則歸腦中了不奇且時時爲杯酒徵逐所奪
無足爲公道者筆研一途少時腸肥腦滿勇於構思
浮名見被時亦熱中今老且厭倦矣而騁者不止譬
之歲計入不干縉而日食且萬錢胡以應之又誌表

之類雖稱爲諛墓尚是仁人孝子一念至於後進少年偶得一二雋語便欲据西京超大曆居官僅考中下輒稱韓馮翊黃穎川老而不死多作誑語畏入地獄公何所見而翻賜豔且公之才高於僕僕固知之亦公所知也大集已付剗剗母論海內及後世卽眼底已有俞君房吳瑞穀郁人文王少卿四鍾期矣何至作伯牙嗟也所示顛倒凌厲者爲何人弟處絕無相間公者於公處當亦不問僕縱有之何足挂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當是有情癡也使有身後名不如一杯酒此則安樂法也樂天者與之談時時請會後知其坐天池以片語挂塔托鉢者雖薄業作旣脫聊爾應之䟽辭似宜稍益華實恐見者以爲杜德機少損施心也如何如何

殷無美

昨承足下見示君典學士書知不以不肖而棄之且許春時垂訪海上甚感足下道君典新築所謂伊人宛在水中央令人灑然如夢醒記僕副山東憲時故吳中丞峻伯爲學憲嘗與諸賢酒間戲言志峻伯謂

宦轍不必中土卽滇蜀閩廣須盡歷之飽其山川風物最後亦須坐尚書省押尺一乃告老耳僕謂鄙願不及此願得二頃陂四圍列植梧竹垂楊芙蓉之屬陂中養魚數千頭中構一島築高閣三間其下左室貯書藉及金石古文右室盡貯美酒傍一小室具茶竈瀆金兼畜少鮭脯瓜菜閣上一榻兩几讀書小倦卽呼酒數行醉輒假息島傍維兩蜻蜓艇客有問竒善觴咏者以一艇載之來一艇網魚佐酒不問朝夕飲倦則相對隱几興盡便復載去若客見撓者雖

叫呼竟日了不酌應以此終身足矣峻伯問誰可當俗客僕謂坐尚書省押尺一者公卽是也衆大噱笑而罷峻伯謝貴州節歸病死竟不得如願而僕幸有園林山池之屬然在城市中自貴游以至田父野孺皆得狎之不能拒也不意君典一詣便爾第聞其垂橐恐不能究僕語中境且朝望甫殷寧容於東山坐嘯耶前送足下詩方醉極偶成卽以付書房不復能記何語後檢出始知疊用韻真倒弮孩兒也已改押矣今再書一扇呈覽倘寄君典亦佳餘不贅

又

前見足下耳熱

沾得窺斲輪妙用第謂出語必不

經人道則又與

計之此本目前物恐撥山綱海

翻為罔象所笑惟

錄示一二以解我疑夏令改中

久霽猶自清和披

之暇時舉一觴以佐餘銳勿但

如蕭世誠仰面看屋梁也新刻左氏頗精并有漿脯

筍殖少許將意蘇長公外紀能為我小料理否足下

一目數行不過假兩夕力結奎壁天上緣亦是佳新

補博士弟子遂無一相識者令人憤悶憤悶

